

柳士镇 著

语文丛稿

大学出版社

语文丛稿

柳士镇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语文丛稿

柳士镇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32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305-03248-4/I·266

定价:14.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目 录

询问义动词“问”字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	(1)
使动用法的双宾语结构·····	(18)
谈“齐军善射者”的结构·····	(23)
古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	(32)
从语言角度看《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	(37)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绪言·····	(47)
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动词时态表示法·····	(52)
《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	(64)
《百喻经》中的被动句式·····	(79)
《百喻经》中若干语法问题的探索·····	(91)
《世说新语》词法特点初探·····	(103)
《世说新语》句法特点初探·····	(139)
《世说新语》人物言谈中称名与称字的考察·····	(164)
古人的姓氏与名字·····	(181)
封建社会的避讳·····	(187)
谥号、庙号、尊号与年号·····	(192)
古书中的代称·····	(198)
《世说新语全译》前言·····	(203)

《扁鹊见蔡桓公》鉴赏·····	(216)
《晏子使楚》鉴赏·····	(219)
浅易文言文界说·····	(223)
谨慎使用文言词语·····	(226)
《中学生阅读能力解说与训练》序·····	(229)
语言表达的清晰性·····	(231)
后记·····	(290)

询问义动词“问”字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

“问”字是一个多义项的动词,它可以表示询问、责问、问候、馈赠等多种词义。本文考察的是询问义动词“问”字宾语形式的发展,以及几种重要形式演变的线索。为行文时称说的方便,凡“问”字涉及的询问的内容称为直接宾语;凡“问”字涉及的询问的对象,无论其间是否有介词“於”字中介,统称为间接宾语。

一 “问”字宾语句的历史形式

“问”字宾语句的形式,在整个上古期间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观察,共有七类十六种,分别叙述于后。

(一) 单独带有直接宾语

1. 问 + 直接宾语,例如:

(1) 先軫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如果整个句子是否定句,而直接宾语又由代词充任,则构成:

2. 否定词 + 代词直接宾语 + 问,例如:

(2) 君不此问,而问舜冠,所以不对也。(《荀子·哀公》)

如果由疑问代词充任直接宾语,则构成:

3. 疑问代词直接宾语 + 问,例如:

(3) 子贡曰:“女何问哉?”(《荀子·子道》)

如果用代词复指前置的直接宾语,则构成:

4. 直接宾语 + 复指代词 + 问,例如:

(4) 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论语·先进》）

(二) 单独带有间接宾语，其间有“於”字中介

5. 问 + 於 + 间接宾语，例如：

(5) 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论语·颜渊》）

介词“乎”字可以取代“於”字，则构成：

6. 问 + 乎 + 间接宾语，例如：

(6) 於是泰清问乎无穷。（《庄子·知北游》）

兼词“焉”字可以取代“於 + 间接宾语”，则构成：

7. 问 + 焉，例如：

(7) 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三) 同时带有两个宾语，间接宾语前有“於”字中介，位置在直接宾语之后

8. 问 + 直接宾语 + 於 + 间接宾语，例如：

(8) 叶公问孔子於子路。（《论语·述而》）

介词“乎”字可以取代“於”字，则构成：

9. 问 + 直接宾语 + 乎 + 间接宾语，例如：

(9) 啮缺问道乎被衣。（《庄子·知北游》）

兼词“诸”字可以取代“直接宾语 + 於”，则构成：

10. 问 + 诸 + 间接宾语，例如：

(10) 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左传·成公五年》）

兼词“焉”字可以取代“於 + 间接宾语”，则构成：

11. 问 + 直接宾语 + 焉，例如：

(11)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论语·微子》）

如果由疑问代词充任直接宾语，则构成：

12. 疑问代词直接宾语 + 问 + 焉，例如：

(12) 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四) 同时带有两个宾语,间接宾语前有“於”字中介,位置在直接宾语之前

13. 问 + 於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例如:

(13) 正获之问於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庄子·知北游》)

(五) 单独带有间接宾语,其间没有“於”字中介

14. 问 + 间接宾语,例如:

(14) 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孟子·离娄下》)

(六) 同时带有两个宾语,间接宾语前没有“於”字中介,位置在直接宾语之后

15. 问 + 直接宾语 + 间接宾语,例如:

(15)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韩非子·内储说上》)

(16)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记·孔子世家》)

(七) 同时带有两个宾语,间接宾语前没有“於”字中介,位置在直接宾语之前

16. 问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例如:

(17) 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长,然至酸而不售。问里人其故。(《韩诗外传·卷七》)

(18) 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汉书·匡衡传》)

二 “问”字宾语句间接宾语的发展变化

以上种种形式反映了整个上古期间“问”字宾语句的复杂情况。不过,这些形式并非在历史的同一平面上产生与运用的,因而

也反映了“问”字宾语句在上古期间的发展变化。根据我们的考察,这种发展变化首先表现在“问”字宾语句间接宾语形式的演变上。

《左传》《论语》两书具有整齐划一的规律,凡问内容,采用“问+直接宾语”的形式;凡问对象,采用“问+於+间接宾语”的形式;既问内容又问对象,则采用“问+直接宾语+於+间接宾语”的形式。例如:

- (1) 子重问晋国之勇。(《成公十六年》)
- (2) 子路问事君。(《宪问》)
- (3) 将伐鲁,问於叔孙辄。(《哀公八年》)
- (4)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於曾子。(《子张》)
- (5) 乃问四国之为於子羽。(《襄公三十一年》)
- (6)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子张》)

《左传》《论语》中“问”字宾语句还采用了一些其他的形式,但均属于上述三种句式的变式。例如:

- (7)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宪问》)
- (8) 子仪克适宋,告夫人曰:“麋将纳桓氏。”公问诸子仲。(《哀公十七年》)
- (9) 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昭公二十五年》)

《左传》《论语》中的“问”字在表示询问义之外的其他词义时,有时也可以带上表示支配对象的宾语,从形式上看,与后来发展成的“问+间接宾语”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意义上却有显著的差异,不应作为间接宾语的例外情况看待。例如:

- (10) 王信之,问伍奢。(问:责问。《史记·楚世家》作“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昭公二十年》)
- (11)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问:问候。)(《泰伯》)
- (12) 与之一簞珠,使问赵孟。(问:馈赠。杜注:问,遗也。)

(《哀公二十年》)

从《国语》《墨子》开始,这种整齐划一的规律发生了变化,“问”字与间接宾语之间中介的“於”字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问+间接宾语”的形式开始出现,但这也还只是极罕见的现象。例如:

(13) 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於晋?”(《晋语》)

(14)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非儒》)

《孟子》《庄子》《荀子》中这种无须“於”字中介的现象逐渐多起来,到了《韩非子》《战国策》中,不用“於”字中介的现象已是多数。例如:

(15)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告子上》)

(16) 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天运》)

(17)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於人之国?”(《儒效》)

(18) 紂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说林上》)

(19) 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楚策》)

自从历史上出现了“问”字直接带有间接宾语的结构,汉语中又增添了一对形同而实异的语法现象,即“问+间接宾语”与“问+直接宾语”在形式上相同,在实质上相异。例如:

(20)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左传·昭公元年》)

(21)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孟子·滕文公上》)

(22)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

(23) 桓公问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韩非子·说林下》)

上举例(20)(22)“问”字后的宾语表示询问的内容,是直接宾语;例(21)(23)“问”字后的宾语表示询问的对象,是间接宾语。

《史记》的情况又有不同,由于这部通史参考了许多先秦的典籍,其语言成分并非单纯的汉代口语,因此不应视为全由司马迁写作的历史平面的语言。我们发现《史记》中用“於”字中介的情况从整体来看已较为少见,但在转述先秦典籍中的史实时仍有一些此类用法,不过又主要表现在“问 + 直接宾语 + 於 + 间接宾语”的结构中;而司马迁用自己的语言创作汉代的纪传时,则较少采用“於”字中介的形式。例如:

(24) 秦惠王欲救之,问於左右。(《张仪列传》)

(25) 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韩非列传》)

(26) 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酷吏列传》)

(27) 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佞幸列传》)

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於”字的减少是渐次发生的,同时有否“於”字中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多少严格的规律可寻,因此尽管在同一书中,两种形式并用的现象也甚为普遍。例如:

(28) 然友之邹问於孟子。(《孟子·滕文公上》)

(29)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同上)

(30) 哀公问於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31) 平公问叔向曰:“群臣孰贤?”(同上)

(32) 齐桓公问於管仲曰:“王者何贵?”(《韩诗外传》卷四)

(33) 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送,固出境乎?”(同上)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期间,这种并用的现象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中,“问 + 间接宾语”的形式大大超过了“问 + 於 + 间接宾语”的形式。以《世说新语》为例,前者约有 90 例;后者仅 2 例,而且是出现在“问”字带有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双宾语的句式;“问”字单独带有间接宾语并中介“於”字的现象未见运用。例如:

(34) 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方正》）

(35)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品藻》）

(36) 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於钟会。（《赏誉》）

由此看来，现代汉语普遍使用的“问 + 间接宾语”的句式，早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已经完全成熟，这一时期以及此后再出现的中介“於”字的现象，例如《晋书·山允传》“武帝闻而欲见之，涛不敢辞，以问於允”（《世说新语·方正》作“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只能是一种仿古结构了。

三 “问之”辨

“问”字带有单个的名词宾语，究竟是直接宾语还是间接宾语，在通常情况下并不难辨认，表示事物的是直接宾语，表示人的是间接宾语；即使直接宾语由表示人的名词充任，根据上下文仍然可以知道这是在问该人的行为操守，并非向此人发问，因而也不难识别。但是倘若“问”字的单个宾语由代词“之”字充任，那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尤其是处于“问 + 於 + 接间宾语”向“问 + 间接宾语”发展过渡因而两种形式并用的时期，极易引起混淆。因为古代汉语中的代词“之”字兼可表示人与物，我们很难一眼看出“问之”的这个“之”字到底称代的是什么；在称代人的情况下，又是充任直接宾语还是充任间接宾语。

下面我们选取《左传》《论语》《孟子》三书中的“问之”用例作一分析，同时也想探讨一下“问之”的“之”字是怎样由专任直接宾语转变为兼任间接宾语的。

（一）《左传》中的“问之”

《左传》中共有 17 例“问之”，其中表示询问义的 16 例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问原因,8例:

(1) 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请以遗之。”(《隐公元年》)

(2) 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庄公十四年》)

(3) 芳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僖公二十七年》)

(4) 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文公五年》)

(5) 食之,食舍半。问之,曰:“宦三年矣,……”(《宣公二年》)

(6) 及入,宰夫将宰黿,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宣公四年》)

(7)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襄公四年》)

(8) 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悼其牺也。”(《昭公二十二年》)

以上诸例中,“问之”的上文均出现了有违常理以致发问者无法理解之事,“问之”问的是发生此事的原因。例(1)问何以食舍肉,例(2)问何以生二子而未言,例(3)问何以后至而不贺,例(4)问何以及温即回还,例(5)问何以食舍半,例(6)问何以相视而笑,例(7)问何以舍大而拜细,例(8)问雄鸡何以自断其尾。

2. 问事物,3例:

(9) 介葛庐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僖公二十九年》)

(10) 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哀公十一年》)

(11) 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哀公十七年》)

以上诸例中,发问者对事或物的真实情况有不清楚之处,所以

提出询问。例(9)问介葛庐所言是否确实,例(10)承前指“问战”,例(11)问所见之戎州为何邑。

3. 问人物,5例:

(12) 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成公二年》)

(13) 晋侯观於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成公九年》)

(14) 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不知其他。”(同上)

(15) 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襄公二十六年》)

(16) 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嫠宁问之,称姻妾以告。(《哀公十五年》)

以上诸例中,发问者对人物身份或行为操守有不明确之处,所以提出询问。例(12)问及上文所说有礼之妇人为谁,例(13)问及南冠而縶者为谁,例(14)承前问及君王为何如人,例(15)问及夫人之步马者为谁,例(16)问及蒙衣而乘之二人为谁。

(二)《论语》中的“问之”

《论语》中共有5例“问之”,其中表示询问义的3例是:

(17)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

(18)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

(19) 子张问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阳货》)

以上诸例中,发问者或对人或对事有不理解之处,所以发出询问。例(17)问夫子是否为卫君,例(18)问阙党童子之为人,例(19)问能行何五者于天下则为仁。

我们认为,《左传》《论语》两书中“问之”的“之”均表示询问的内容,即所问及的某事物、某人物的情况,这一方面固然是两书语法中尚未出现“问”字后直接带有名词间接宾语的句式,因而“问之”的“之”也不可能充任间接宾语,“问之”当然也不可能属于一种超前的结构。另一方面从具体用例的语法关系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如例(8)(13)(18)(11)中的“之”字只能是称代上文已经出现过的“雄鸡自断其尾”、“钟仪”、“阙党童子”、“戎州”,而不可能是称代下文才出现的“侍者”、“有司”、“子”以及省略了的“以告公者”。而例(9)(12),上下文连询问的对象都未出现,“之”字则更只能称代询问的内容。例(10)最具有启发性,上文“问战焉”的间接宾语用“焉”字表示,“之”字则承前称代直接宾语“战”字。

不过我们也不应忽视语法现象潜在的发展变化,“问+间接宾语”的句式不可能无由而生,从形式上看,它来源于“问”与间接宾语之间中介“於”字的省略,但是这种发展变化在逻辑事理上的基础却应是紧接在“问”字后的单个宾语可以由表示询问内容转而表示询问对象。上述《左传》《论语》中“问之”的用例,有一些是当着被询问者之面而问及某人某事,特别是面对被询问者而问及对方自身的情况,这是很容易发展成为向对方发出询问的;再加上代词“之”字在称代上的灵活性,也极容易发展成为对被询问者的称代,或许正是这种称代上的不明确性促进了“问”字后的单个宾语由直接宾语向间接宾语转化的过程。如例(15)“之”字称代夫人之步马者,“问之”既是问及步马者之情况,全句又隐含着是向步马者发出询问,这就构成了“问”字后的单个宾语由直接宾语转而发展成间接宾语在逻辑事理上的基础。我们认为,《左传》《论语》之后“问+间接宾语”的句式,很有可能就是以此为根据演变而来的。

(三)《孟子》中的“问之”

《孟子》中共有5例“问之”,全部表示询问义:

(20) 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

“可。”(《公孙丑下》)

(21) 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滕文公下》)

(22) 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告子下》)

(23) 孟子之滕,馆於上宫。有业屨於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尽心下》)

以上诸例中,“问”的情况各自不同。例(20)“问之”并非向杀人者发问,而是问及应如何处置杀人者;例(22)也不是向屋庐子发问,而是问及屋庐子悦的原因;所以两例中“问之”的“之”均为直接宾语,是询问的内容。而其余三例,前有被称代的名词“葛伯”、“孟子”,后又有问话作为询问的具体内容,联系到《孟子》一书中已有“问+名词间接宾语”的用例,则“之”字称代询问的对象,即“问”字的间接宾语。

前文说过,当“问”字的单个宾语发展成既可表示询问内容又可表示询问对象之后,汉语中又增加了一对形同实异的结构,因而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问之”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要准确理解“问之”的性质,除根据上下文文意仔细辨认之外,还必须借助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成果。《左传》《论语》中没有出现“问+名词间接宾语”的句式,则“问之”的“之”应视为直接宾语,《左传》《论语》之后出现了“问+名词间接宾语”的句式,则“问之”的“之”既可充任直接宾语,又可充任间接宾语。随着“问”与间接宾语之间中介“於”字的逐渐减少,“问之”的“之”表示询问对象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例如《韩非子》一书中“问+名词间接宾语”41例,“问+於+间接宾语”仅14例(含“问焉”1例);“问之”的“之”表示询问对象14例,表示询问内容仅5例。《世说新语》中“问+名词间接宾语”79例,“问+於+名词间接宾语”仅2例,而且还是用在双宾语的句式中;“问之”11例,“之”字表示询问对象10例,表示询问内容仅1例。

四 “问之仲尼”析

“问”字带有双宾语,在先秦时期通常采用“问 + 直接宾语 + 於 + 间接宾语”的句式,这在《左传》《论语》以至于《韩非子》《战国策》中比比皆是。而“问”字带有双宾语,间接宾语前又没有“於”字中介的情况,我们在先秦典籍中一共只见到 5 例,句型均为“问 + 之 + 间接宾语”,其中《国语》三见,《韩非子》两见:

(1) 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王弗听,问之伶州鸠。(《周语》)

(2) 季桓子穿井,获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鲁语》)

(3)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同上)

(4)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内储说上》)

(5) 燕王欲传国於子之也,问之潘寿。(《外储说右下》)

这类句式乍看起来可说是“问 + 直接宾语 + 於 + 间接宾语”中省略了中介的“於”字,但若要探究它的更为直接的来源,则应视为“问 + 诸 + 间接宾语”(《左传·哀公十二年》“问诸仲尼”)的演进形式。因为用于句中的兼词“诸”字,意义上相当于“之 + 於”,而先秦典籍中或用“诸”,或用“之於”,并无严格的规范,语气急促一些就写作“诸”,语气舒缓一些则写作“之於”;甚至还有“诸”与“之”混用的现象。

《国语》中在同等的语法地位上,可用“诸”,也可用“之於”,还可以用“之”字。我们粗粗翻检了《国语》,发现三种情况的用例相去不远:用“之”字最多,23 例;用“之於”居中,19 例;用“诸”字略少,17 例。请看以下三组比较: